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四則 藩伯子破產興家

『陶淵明詩云：「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希，晨興理荒穡，帶月荷鋤歸。」不論甚麼豆子，但要種他，須先開墾一塊熟地，好好將種子下在裡邊。他得了地氣，自然發生茂盛。望他成熟，也須日日清晨起來，把他根邊野草芟除淨盡，在地下不佔他的肥力，天上不遮他的雨露，那豆自然有收成結果。譬如人生在襁褓中，要個正氣的父母教訓，沒有什麼忤逆不孝的樣子參雜他；稍長時，又要個正氣的弟兄扶持，也沒有什麼奸盜詐偽的引誘他，自然日漸只往那正路上做去。小時如此，大來必能成家立業，顯親揚名，一代如此，後來子孫必然悠久蕃盛，沒有起倒番覆，世世代代就稱為積善之家了。再沒有小時放闖邪侈，後來有收成結果的，也沒有祖宗行勢作惡，子孫得長遠受用的。』古語云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分明見天地間陰陽造化俱有本根，積得一分陰德纔得一分享用，人若不說明白，那個曉得這個道理？今日大家閑聚在豆棚之下，也就不可把種豆的事等閑看過。』內中一人上前拱手道：『昨者尊兄說來的大有意思，今又說起，這般論頭也就不同了，請竟其說。』這位朋友反又謙讓一回，說道：『今日在下不說古的，倒說一回現在的，說過了也好等列位就近訪問，始知小弟之言不似那蘇東坡「姑妄言之、姑妄聽之」一類話也。且將幾句名公現成格言說在前邊當個話柄，眾位聽來也有個頭緒。你道那格言是何人的？乃是宋朝一位宰相姓司馬，名光，封為溫國公，人俱稱他做司馬溫公。曾有幾句垂訓說道：「積金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；積書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；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，以為子孫長久之計。」他這幾句不是等閑說得出的，俱是閱歷人情，透徹世故，隨你聰明伶俐的人，逃不出他這幾句言語。譬如一個王孫公子，他家的金銀擁過北斗。後來子孫不知祖父創業艱難，只道家家都是有的，不當錢財，當費固費，不當費也費，繩鋸木斷，水滴石川，只自日漸消磨，不久散失，如何守得他定？「子孫未必能守」正謂此也。又道：錢財易於耗散，囤在那裡惹人看想。功名富貴都是書香一脈發出來的，不如積下些千古奇書，子孫看了，一朝發跡，依舊起家；倒不比那積金的，又悠久穩實些？那知富貴之家享用太過，生的子孫長短不齊，聰明的領會得來，依舊得那書的受用；那愚蠢的生來與書相忤，不要說不去讀他，看見在面前就如眼中之釘，急急拔去纔好。

或者一大部幾十套的，先零落了幾套；幾十本的，先損壞了幾本。或者內庫纂修，或者手抄秘錄，人所不經見的，也當尋常《兔園冊》、雜字本兒一樣，值十兩的不上二三，值二三兩的不消三五錢，也就耗散去了。

又或被幫閑蔑片故意雜亂拆開，說道：「這書是不全的，只好做紙筋稱掉了。」他倒暗暗做幾遭收去，卻另輯成全部，賣了等段銀子。看將起來不惟不能讀，就是讀字半邊了，賣也未必能賣了。

故此溫公只要勸人積些陰德，在於人所不知不覺之處，那天地鬼神按著算子，壓著定盤星，分分釐釐，全然不爽，或於人身，或於子孫，一代享用不盡的再及一代，十代享用不盡的再及生生世世，不斷頭的。只要看那積的陰德厚薄何如，再不錯了一人，誤了一人。此事向人如何說得明白？連自己也全然不知，或一代就有報應的，或有十餘代方有效驗的。總之冥冥中自成悠遠，不是那電光池影，霎時便過的事也。話亦不要說得長了，在下去年往北生意，行至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地方，信著牲口走到個村落去處。只見灌木叢陰之中，峻宇如雲，巍牆似雪，飛甍畫棟，峭閣危樓，連著碧沼清池，雕欄曲檻，令人應接不暇。那周圍膏腴千頃，牲畜成群，也都沒有數目。

此時在下也因日色正中，炎暑酷烈，就在近處一個施茶庵內憩息片時。問著一個僧人：「此是何宅？」那僧人笑了一笑，兩頭看見沒人，答道：「此是敝檀越閻癡之宅。這些光景都是癡子自掙來的。」我道：「既癡怎能到這地位？」僧人道：「這話長哩。居士要知，請進裡邊坐下，吃些素齋，從容說來，倒也是一段佳話。」在下隨著長老進了齋堂，重複問訊，敘坐一回。奉茶將罷，僧人指著佛前疏頭，道：「此疏就是檀越大諱，姓閻名顯，今年五十三歲了。他父親名光門，是萬曆初年進士，少年科第，初為崑山知縣，行取吏科給事。資性敏捷，未經行取時節，做官倒也公道。自到了吏科，入於朋黨，挺身出頭，連上了兩三個利害本章。皇帝只將本章留中不發。那在外官兒人人懼怕，不論在朝在家，天下的貪酷官員送他書帕，一日不知多少。到後來年例轉了浙江方伯，放手一做，扣克錢糧，一年又不知多少。朝中也有看不過的，參了一本。他就瀟灑瀟灑回來林下。初時無子，也還有鬆動所在。自從得了癡子，只道掙的家當付託有人，那刻薄尖酸一日一日越發緊了。每日糾集許多游手好閑之徒，逐家打算。早早的起身到那田頭地腦，查理牛羊馬匹、地土工程。拿了一把小傘，立於要路所在，見有鄉間財主、放蕩兒郎，慌忙堆落笑容，溫存問候，邀人莊上吃頓小飯，就要送些銀子生放利息，或連疆接界的田地就要送價與他。莊客一面騙他寫了賣契，一文不與，日後遇著，早早避進去了。不五六年，地土房產添其十倍。公子到得十歲，那方伯公一朝仙逝去了。留的家當都是管家平分的平分、克落的竟克落了。平素那些親眷都是被他斲削的，在旁冷眼相覷，並無一人來管著他。夫人請了一位先生教他讀書，指望他進學，也好保守家當。那知文理不通，連那縣考也不能取一名。公子一般也曉得榮辱所關，拿了幾兩銀子央人送考，那親眷朋友正欲哄他，那有一人幫襯？不覺已到十七八歲，自己也覺有些忿悶。」

一日改換衣裳，直到五六十里之外，仔細探聽自的家世如何如何。卻見三四人坐在樹下，一人嚷道：『閻布政這樣聲勢，如今卻也報應了！』公子聽聞此言，也就挨身坐在旁邊，徐徐問道：『閻鄉宦住在那裡？』那人道：『住在城裡。』公子道：『他家做官的雖死，卻也無甚報應去處。』那人道：『你年小不知。』

把當初吞佔的聲勢、騙哄的局面、盤算的計較，每人說了許多。

臨後一人說到傷心之處，恨不在地下挖那做官的起來，象伍子胥把那楚平王鞭屍三百纔快心滿意哩。那公子驚得心瞪口呆，往家急走。嘆氣道：『我父親如此為人，我輩將來無噍類矣！』

一面喚了幾個管家，一面喚了許多莊頭，將那地土字號人戶一一開出，照名檢了文契，喚了一個蒼頭，自家騎匹蹇驢，挨家訪問，將文契一一交還，那人感謝不荊不半年，還人地土也就十分中去了五分。那些年遠無人的依舊留下。無心讀書，日逐就有許多幫閑蔑片看得公子好著那那一件，就著意逢迎個不了。

一年之間，門下食客就有百餘人。跟隨莊戶拿鷹逐犬、打彈踢球、舞槍使棒的，不下二三百。一日天雨，在家無事，喚一評話先兒到來，叩了一首，手中擎著一尾鮫魚上獻，公子喚廚司收去不在話下。彼時五月天氣，東海鮫魚卻是時物，每一尾值錢千文。那先兒虔心覓得，指望打一個大大抽豐。卻見公子全不介意，心中十分委決不下，說得幾句，便道：『公子，小人所奉之魚卻是致心覓來，此時趁鮮餐用方好。』公子又不理論，先兒又勉強說了幾句，又把那魚提起。公子即便封銀五兩賞賜先兒，又著人捧著一個大盒，叫那先兒且去。出門看時，卻有十餘尾鮫魚在內，纔見他家動用，不是小人意見度量得的了。

老夫人及娘子看見公子浪費不經，再三勸化，公子道：『家中所費值得恁的！清明時節南莊該我起社，你們上下內外人等乘著車子隨著驢馬來看鄉會，纔見我費得有致哩！』至日，夫人娘子果到莊上。公子早已喚人搭起十座高臺，選了二十班戲子，合作十班在那臺上。有愛聽南腔的，有愛聽北腔的，有愛看文戲的，有愛看武戲的，隨人聚集約有萬人。半本之間恐人腹枵散去，卻抬出青蚌三五筐，喚人望空灑去。那些鄉人成團結塊就地搶拾，有跌倒的，有壓著的，有喧嚷的，有和哄的，拾來的錢都就那火食擔上吃個饜飽，謂之買春。那戲子出力，做到得意所在，就將綾錦手帕、蘇杭扇子擲將上去，以作纏頭之彩。他在中間四面臺上，頭戴逍遙巾，身披鶴氅，左右青衣捧茗、執拂，不住口笑嘻嘻，總要買春場上繳萬人個個得些歡心而去。不曉得他心事，卻說閻布政該有這個散子。那知公子之心，只因當日種了許多毒孽，只當向佛前拿些果品蔬菜，小小懺悔而已。夫人娘子見此光景，各各心中忿忿，趁早將些細軟之物藏之別室，以作後日章本。一日早上，正喚家人抱了氈包，持了名帖，上了油壁香車，出門拜客，卻見大門背後遮遮掩掩，欲前不前，欲止不止，公子道：『那大門外是甚麼人？』著人去看，只見一個秀士，頭戴折角歪巾，身穿敝衣，

足踏草履，菜色鳩形，上下氣力兩不相接，一息奄奄，似將委填溝壑之狀。

公子連忙下轎，著人扶將過來，一手攙扶，直到大廳之上。從容施禮，分賓而坐。公子就問道：『先生尊姓大號？有何賜教？』

那人徐徐道：『不才姓劉，今年二十三歲，府城益都縣庠生也。』

袖中慢慢摸出一帖來，寫著『眷晚弟劉蕃頓首：拜』，公子接著道：『怎麼敢當晚字！』劉蕃道：『今因科考失利，染了一疾，遂爾伶仃，止有老母在家，餒粥不給。今日纔好舉步匍匐而來。』

聞先生意氣豪華，願投門下做個書記。也不敢有所奢望，只願隨從眾食客之後，派些小小執事，望得老母三餐周全，意願足矣！』公子道：『做門下之客皆菜傭屠狗之輩，何可以辱明公！』

今既扶恙而來，且在荒齋慈息數日，老伯母處，弟更設處便了。』

一面喚小廝打掃書房，請劉相公住下，即備上等供給，小心伺候。

此時也是劉蕃時運到來，亦是公子具眼能於風塵中識得豪傑，即喚家下老僕：『可備五百金，以三百為劉母壽，以二百為劉蕃覓一佳配。』不兩月間，劉蕃保養得白白胖胖。

忽一日，南莊上人來報道：『昨夜三更時分有三五十人，明火執仗，打入莊門，將莊上當下客人布疋約有百十餘筒捆載而去。莊丁持械追趕上前，眾盜丟棄一半。有一個生得極長極大，膂力過人，只因天黑路迷，陷在古井之內，眾人協力擒拿在此，只候公子送官處治。』用命莊丁各各請賞，公子一一喚進，細細問個明白，即書小票，仰莊頭將奪回布疋照名給散，還免本丁租糧五石，散訖直到黃昏之際。然後帶那所獲之盜過來，將燈照看。公子忙道：『快快將他鬆了。取件衣服過來教他穿上；取些酒食，請他到後軒坐定。』那漢再三負慚，連稱：『不敢！』公子道：『如此好漢到我地方，我竟不能周旋，致使汝輩乾此不良之事，皆我罪也！看汝一貌堂堂，富貴只在旦晚，何不奈煩至此。』忙取白金三百兩，一盤托出，送與那漢。那漢惶愧伏地，不敢仰視。公子心內想道：『左右人多，恐有識認，未便承受。』連將左右叱退，婉言遜語勸化他：『從此做個好人，莫與此輩為伍。』也不去問他姓名，倒寫了懇切一書，說是至親姓趙名完璧，薦到遼陽鐵嶺總兵李如鬆標下，做個聽用標官。當晚備了衣裝，要他收了銀子，悄悄送他出門。莊客一個不知，看見次日毫無動靜，纔曉得公子已經釋放，感嘆公子不了。再說劉蕃，自那日收留之後，得了如許盤費，家裡也就像個人家。候到八月初，大考場裡公然取出一名科舉，放榜中了第三名經魁。回來同了母親，上門正要拜謝公子，不料那日正值公子運退之時，忽然臥房中烈火沖天，黑煙蔽地，把前後屋宅化為灰燼。許多田地莊捨又被洪水泛濫，沖沒一空。人頭帳自也就隨著氣運討不上了。母親、妻子道他日常浪費，俱各自保，那裡顧戀一些？親戚朋友也都道他退運窮鬼，對面俱不相照。始初賣些驢馬牛羊，次則賣些殘缺家夥，再次將家中僮僕待他轉身取價，一日一日漸漸艱難。始初還道人到窮時，不過衣服襤褸，飲食粗糙，那知襤褸衣服、粗糙飲食俱不能夠，連那棲身之所也不便了。公子一朝落魄，擎著兩行珠淚，徒步走上城來，意中覓兩個舊日知己。那知十投九空，前邊走去後邊便添許多指搦，道是此人今日合受此報！公子兩耳聽見，也只好置若罔聞。更苦無處棲身，有人指道：『城外十餘里有個土窖，不風不雨，上市來覓些飲食倒也順便。』公子也只得依說而行，就在土窖內安身住下。一般交個小運，遇著平日一個相知，偶然在彼經過，看見公子如此光景，身邊所帶之物傾囊而與，約有百十餘金。公子得手，次日就到舊處，租起一所大房，買些家夥什物，收拾幾個舊人，幫身服侍。那些蔑片小人依舊簇擁而來，將那股水兒不數月間一傾就涸，眾人倏忽走散。

公子依舊到土窖受用去了不題。再說劉蕃中了舉人，那日同了母親上門拜謝，不料遇著火起沒處相會，只得快快而回。且去收拾行李，進京會試。不期聯捷中了進士，選了大名府推官。

對月領了官憑，離京不遠就到了任。那大名府理刑廳轄著九個知縣，有名叫做十大閻王，從來錢糧易徵，刑名易結。推官、知縣，個個俱要行取，非科即道，最聰察軒昂的。劉蕃是個窮儒出身，極能體恤民情，除奸剔暴，不一月間，上司俱欽敬。

一面遣了衙役，持了些須簿俸，接取母親到任。

母親即日起程，將次到那大名府境上，即喚衙役尋一公館住下，不入境內。劉蕃心急，不省母親心中是何緣故。疾忙騎了一匹快馬走出境外迎接母親。雙膝跪下，請問不入境內，此時何意？母親開言道：『今日我兒做了推官，一門榮耀。想起兩年之前未見恩人閻公子之時，我與汝俱不免為溝中瘠矣！汝曾聞近日閻公子形狀否？今在土窖棲身，奄奄將斃，欲求汝當日偃優謁見閻公子時光景，猶未得也。』劉蕃謝罪再三，請母親入署，一面著人馳救恩人，夫人方肯登車。到了衙內，劉蕃即備俸銀及各縣借湊千兩之數，差人前往臨胸接請公子。那公子居在土窖，地方人卻也不知。只有一個老成朋友平日與公子極相契的，也因地浪費勸阻不聽，只得疏了。聞得有人請他，尋著衙役說道：『閻公子下落我卻知道。但一頓與他千金，他就迂而闊之起來了。我且往土窖，遠遠說到邊際，看他伎倆何如。』那人到彼，早已尋著，道：『有一相知持百金覓汝，奉酬夙昔意誼，我特引來，汝將何以報我？』公子道：『此時錙銖勝如鉅萬，使果有此，我當以半相酬也！』那人道：『杜子春之伎倆猶昔，足下真道器也！汝當困厄，我不能助汝，而肯受汝之酬那！』因引衙役往見，一面為彼治裝，不數日間，意氣揚揚，竟到大名府刑廳來。劉蕃同著母親妻子出拜，公子亦拜，俱各忻忻。住下不及三年，劉蕃政聲茂著，行取吏部衙門，公子隨了進京。彼時都中功令尚寬，凡吏部衙門請托及幹旋者，一年六選，無不由公子經手，囊中所積不啻五六萬金。會見戶、工二部，開設新例，納銀三千，做了內閣中書。三年考滿，昇了湖廣常德府同知。適遇張居正閣老事敗，奉旨籍沒。上司委他監守，所得寶玩金銀不計其數。動了告病文書，竟歸林下。

前後田地房產俱各平價交易，絕不相強。莊丁食客依舊如兩如雲，遇人接物無不豪爽。更有一樁異事：白蓮寇起，山東六府無不騷然，兵馬所過，郡縣一空。獨有青州府領兵總鎮乃是遼東寧遠伯標下出身，姓趙名完璧，自他領兵到來，即撥精兵一千駐防閻宅左右，一草一木無人敢動。故此各處州縣村落荒荒涼涼，獨此一莊氣色壯麗。若不是公子當日遷善改過，那父親的陰鱗，到此時也成一片灰燼了。公子今年五十三歲了，生有四子，俱已游癢。富貴功名，方興未艾。居士若肯住一日，小僧就同居士往拜閻老爺。

會會也妙，閻老爺並沒一些紗帽氣質的。在下道：『行路之人不敢輕易謁見顯者。老師父肯與在下說知，流傳天下以資談柄，齒頰俱欣！』即便備了香儀三錢酬其齋供，作禮而別。

你道這段說話，不是遊戲學得來的，也費些須本錢的了。』眾人道：『我們豆棚之下說些故事，提起銀子就陋相了。』那人道：『不為要錢說的，只要眾人聽了該摹仿的就該摹仿，該懲創的就該懲創，不要虛度我這番佳話便是了。』眾人謝道：『尊兄說得是！尊兄說得是！』

總評凡著小說，既要入人情中，又要出人意外，如水窮雲起，樹轉峰來。使閱者應接不暇，卻掩卷而思，不知後來一段路徑纔妙。如閻癡聞人說他父親如此，還人文契、土田，此人情中所有也，及其大敗一番，則人意中所無也。結納劉趙二人，或得其平常應援，此人情中所有也。至於火燒一空，安身土窖，乃得中書同知，家中兵燹晏然，此人意中所無也。散金積金而身享之；不讀書而功名勝於讀書，不恃祖、父陰德而自積陰德；又身受用之。較之溫公所訓更進數層矣！乃知極力能癡，大聰明於是乎出焉；極力善窮，大富貴於是乎顯焉。磨煉豪傑，只在筆尖舌鋒之間。艾衲可謂陶鑄化工矣。